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春风沉醉的晚上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春风沉醉的晚上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448509

10位ISBN编号：7540448504

出版时间：2011-5

出版时间：湖南文艺

作者：郁达夫

页数：346

字数：29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春风沉醉的晚上>>

内容概要

本书《春风沉醉的晚上(权威修订典藏版)》是郁达夫的中短篇小说精选集。
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“文学作品，都是作家的自叙传”，因此，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素材，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、独特个性和人生际遇，这方面的代表作有《沉沦》《过去》《迟桂花》等。
除此类作品外，《春风沉醉的晚上(权威修订典藏版)》还收录了郁达夫的另一类作品，即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疾苦，表现对劳苦大众的人文关怀，包括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《薄奠》等。

<<春风沉醉的晚上>>

作者简介

郁达夫(1896-1945)，原名郁文，浙江富阳人。
早年留学日本，与郭沫若、成仿吾等创建文学团体创造社。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在安庆、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地教书、编辑刊物。
1927年定居上海，曾参加“左联”。
1933年迁居杭州。
抗日战争期间在南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
1945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。
主要作品有小说《沉沦》、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、《薄奠》、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、《迷羊》、《迟桂花》、《出奔》等。

<<春风沉醉的晚上>>

书籍目录

银灰色的死
沉沦
采石矶
春风沉醉的晚上
茑萝行
青烟
离散之前
薄奠
迷羊
过去
迟桂花
逃走
杨梅烧酒
瓢儿和尚
茫茫夜
微雪的早晨
出奔

<<春风沉醉的晚上>>

章节摘录

银灰色的死　　上　　雪后的东京，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。
从富士山顶吹下来的微风，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火热的心肠。
一千九百二十年前，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。
街街巷巷的店铺，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，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，好添些年终的利泽。
这正是贫儿富主，一样繁忙的时候。
这也是逐客离人，无穷伤感的时候。
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，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，有一间楼房，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。
这一家人家，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气似的，楼上的门窗，还紧紧的闭在那里。
可是金黄的日球，离开了上野的丛林，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，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。
太阳的光线，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，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时候，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，就睁开了，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。
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，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，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窝看来，他却是一个清瘦的人。
他开了半只眼睛，看看桌上的钟，长短针正重叠在X字的上面，开了口，打了一个呵欠，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，仍旧嘶嘶的睡着了，半醒半觉的睡了一会，听着间壁的挂钟打了十一点之后，他才跳出了被来。
胡乱地穿好了衣服，跑下了楼，洗了手面，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，跑出外面去了。
他近来的生活状态，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。
自从十月底到如今，两个月的中间，他总每昼夜颠倒的，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。
东京的酒馆，当炉的大约都是十六八岁的少妇。
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，所以肯同他闹，同他玩的，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，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。
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，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，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，他的耳朵里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；他的鼻孔里，也会有脂粉，香油，油沸鱼肉，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；他的书的字里行间，忽然更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。
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，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。
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，渐渐儿的开放起来，两颗笑靥，也看得出来了。
洋磁似的一排牙齿，也透露着放起光来了。
他把眼睛一闭，他的面前，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。
也有斜视他的，也有点头的，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，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。
到了那个时候，他总不知不觉的要跟了那只纤手跑去，同做梦的一样，走出了图书馆。
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的冷板凳上了。
昨天晚上，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，才走出来，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变得昏乱而不清。
在路上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，看看四面并没有人影，万户千门，都寂寂地闭在那里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。
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，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。
他立住了足，靠着了大学的铁栏杆，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，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。
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，才知道清静的电车线路上，电柱上，电线上，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，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。
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，好像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，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。
背靠着了铁栏杆，他尽在那里看月亮。
看了一会，他那一双衰弱得同老犬似的眼睛里，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。

<<春风沉醉的晚上>>

去年夏天，他结婚时候的景象，同走马灯一样的，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。
　　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，一面宽广的空中，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。
立在山中的平原里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，谁都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来，知道这天空的底下，就是江水了。
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，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，有几点人家，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青溪，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。
有一天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，因为天气热得很，他同他新婚的夫人，睡了一会，又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去。
灯火已经吹灭了，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。
在藤椅上坐下之后，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。
定睛一看，他觉得她的脸色，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。
看了一会，他心里害怕起来，就不知不觉的伸出了右手，摸上她的面去。
　　“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？
”　　“轻些儿吧，快三更了，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，别惊醒了他们。
”　　“我问你，唉，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色都没有的呢？
”　　“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！
”　　听了她这一句话，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了起来。
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他就忽然伸了两手，把她紧紧的抱住了。
他的嘴唇贴上她的面上的时候，他觉得她的眼睛里，也有两条同山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。
他们两人肉贴肉的泣了许久，他觉得胸中渐渐儿的舒爽起来了，望望窗外看，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。
抬头看看天，苍苍的天空里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，浮漾在那里。
　　“你看那天河。
……”　　“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，就是我的星宿了。
”　　“什么星呀？
”　　“织女星。
”　　说到这里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。
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，他又眼看着那一颗小小的星，低声的对她说：　　“我明年未必能回来，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。
”　　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，呆呆的尽在那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。
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，他的眼泪便连连续续的流了下来，他的眼睛里，忽然看得见一条溪水来了。
那一口朝溪的小窗，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。
沿窗摆着的一张漆的桌子，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。
桌上的一张半明不灭的洋灯，灯下坐着的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女子，那女子的苍白的脸色，一双迷人的大眼，小小的嘴唇的曲线，灰白的嘴唇，都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。
他再也支持不住了，摇了一摇头，便自言自语的说：　　“她死了，她是死了，十月二十八日那一个电报，总是真的。
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，总也是真的，可怜她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，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。
”　　一边流泪，一边他就站起来走，他的酒已经醒了，所以他觉得冷起来。
到了这深更半夜，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狱似的家里去。
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，他住的楼上，也没有火钵，也没有生气，只有几本旧书，横摊在黄灰色的电灯光里等他，他愈想愈不愿意回去了，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车站去。
原来日本火车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，待车室里，有火炉生在那里，他上火车站去，就是想去烤火去的。
　　一直的走到了火车站，清冷的路上并没有一个人同他遇见，进了车站，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，只看见两排电灯，在那里黄黄的放光。
卖票房里，坐着二三个女事务员，在那里打呵欠。

进了二等待车室，半醒半睡的坐了两个钟头，他看看火炉里的火也快完了。
远远的有机关车的车轮声传来。
车站里也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跑去的跑，等了一会，从东北来的火车到了。
车站上忽然热闹了起来，下车的旅客的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，混作了一处，传到他的耳膜上来，跟了一群旅客，他也走出火车站来了。
出了车站，他仰起头来一看，只见苍色圆形的天空里，有无数星辰，在那里微动，从北方忽然来了一阵凉风，他觉得有点冷得难耐的样子。
月亮已经下山了。
街上有几个早起的工人，拉了车慢慢的在那里行走，各店家的门灯，都像倦了似的还在那里放光。
走到上野公园的西边的时候，他忽然长叹了一声。
朦胧的灯影里，息息索索的飞了几张黄叶下来，四边的枯树都好像活了起来的样子，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噤，就默默的站住了。
静静儿的听了一会，他觉得四边并没有动静，只有那辘辘的车轮声，同在梦里似的很远很远，断断续续的仍在传到他的耳朵里来，他才知道刚才的不过是几张落叶的声音。
他走过观月桥的时候，只见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楼台都沉在酣睡的中间。
两行灯火，好像在那里嘲笑他的样子，他到家睡下的时候，东方已经灰白起来了。
中　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好天气，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，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，套上了一双破皮鞋，就跑出到外面来。
在蓝苍的天盖下，在和软的阳光里，无头无脑的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，他才觉得饥饿起来了。
身边摸摸看，他的皮包里，还有五元余钱剩在那里。
半月前头，他看看身边的物件，都已卖完了，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个金刚石的戒指，当入当铺。
他的亡妻的最后的这纪念物，只质了一百六十元钱，用不上半个月，如今也只有五元钱存在了。
“亡妻呀亡妻，你饶了我吧！”　他凄凉了一阵，羞愧了一阵，终究还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紧急的事情上去。
他的肚里尽管在那里叽哩咕噜的响。
他算算看这五元余钱，断不能在上等的酒馆里去吃得醉饱，所以他就决意想到他无钱的时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馆里去。
那一家酒家，开设在植物园的近边，主人是一个五十光景的寡妇，当垆的就是这老寡妇的女儿，名叫静儿。
静儿今年已经是二十岁了。
容貌也只平常，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，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，不知是什么理由，使得见过她一面的人，总忘她不了。
并且静儿的性质和善得非常，对什么人总是一视同仁，装着笑脸的。
她们那里，因为客人不多，所以并没有厨子。
静儿的母亲，从前也在西洋菜馆里当过垆的，因此她颇晓得些调味的妙诀。
他从前身边没有钱的时候，大抵总跑上静儿家里去的，一则因为静儿待他周到得很，二则因为他去惯了，静儿的母亲也信用他，无论多少，总肯替他挂账的。
他酒醉的时候，每对静儿说他的亡妻是怎么好，怎么好，怎么被他母亲虐待，怎么的染了肺病，死的时候，怎么的盼望他。
说到伤心的地方，他每流下泪来，静儿有时候也肯陪他哭的。
他在静儿家里进出，虽然还不上两个月，然而静儿待他，竟好像同待几年前的老友一样了，静儿有时候有不快活的事情，也都告诉他的。
据静儿说，无论男人女人，有秘密的事情，或者有伤心的事情的时候，总要有一个朋友，互相劝慰的能够讲讲才好。
他同静儿，大约就是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了。
半月前头，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来的，只听说静儿“要嫁人去了”。
他因为不愿意直接把这话来问静儿，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在那里察静儿的行状。

因为心里有了这一条疑心，所以他觉得静儿待他的态度，比从前总有些不同的地方。
有一天将夜的时候，他正在静儿家坐着喝酒，忽然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。
静儿见了这男人，就丢下了他，去同那男人去说话去。
静儿走开了，所以他只能同静儿的母亲去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。
然而他一边说话，一边却在那里注意静儿和那男人的举动。
等了半点多钟，静儿还尽在那里同那男人说笑，他等得不耐烦起来，就同伤弓的野兽一般，匆匆的走了。
自从那一天起，到如今却有半个月的光景，他还没有上静儿家里去过。
同静儿绝交之后，他喝酒更加喝得厉害，想他亡妻的心思，也比从前更加沉痛了。
“能互相劝慰的知心好友，我现在上哪里去找得出这样的一个朋友呢！
”　近来他于追悼亡妻之后，总要想到这一段结论上去。
有时候他的亡妻的面貌，竟会同静儿的混到一处来。
同静儿绝交之后，他觉得更加哀伤更加孤寂了。
他身边摸摸看，皮包里的钱只有五元余了。
他就想把这事作了口实，跑上静儿的家里去。
一边这样想，一边他又想起“坦好直”（Tannhaeuser）里边的“盍县罢哈”（Wolfram von Eschenbach）来。
“千古的诗人盍县罢哈呀！
我佩服你的大量。
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洁的心情来爱‘爱利查陪脱’。
”　想到这里，他就唱了两句“坦好直”里边的唱句，说：　Dort ist sie；——nahe dich ihr ungest?ert！
So flieht fuer dieses Leben　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！
（Wagner’s Tannhaeuser）　（你且去她的裙边，去算清了你们的相思旧债！
）　（可怜我一生孤冷！
你看那镜里的名花，又成了泡影！
）　念了几遍，他就自言自语的说：　“我可以去的，可以上她的家里去的，古人能够这样的爱她的情人，我难道不能这样的爱静儿么？
”　看他的样子，好像是对了人家在那里辩护他目下的行为似的，其实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，却并没有人在那里责备他。
迟迟的走到静儿家里的时候，她们母女两个，还刚才起来。
静儿见了他，对他微微的笑了一脸，就问他说：　“你怎么这许久不上我们家里来？
”　他心里想说：　“你且问问你自家看吧！
”　但是见了静儿的那一副柔和的笑容，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，所以他只回答说：“我因为近来忙得非常。
”　静儿的母亲听了他这一句话之后，就佯嗔佯怒的问他说：　“忙得非常？
静儿的男人说近来你倒还时常上他家里去喝酒去的呢。
”　静儿听了她母亲的话，好像有些难为情的样子，所以对她母亲说：　“妈妈！
”　他看了这些情节，就追问静儿的母亲说：　“静儿的男人是谁呀？
”　“大学前面的那一家酒馆的主人，你还不知道么？
”　他就回转头来对静儿说：　“你们的婚期是什么时候？
恭喜你，希望你早早生一个儿子，我们还要来吃喜酒哩。
”　静儿对他呆看了一忽，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停了一会，静儿问他说，“你喝酒么？
”　他听她的声音，好像是在那里颤动似的。
他也忽然觉得凄凉起来，一味悲酸，仿佛像晕船的人呕吐，从肚里挤上心来。
他觉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了，只能把头点了几点，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。

他对静儿看了一眼，静儿也对他看了一眼，两人的视线，同电光似的闪发了一下，静儿就三脚两步的跑出外面去替他买下酒的菜去了。
　　静儿回来了之后，她的母亲就到厨下去做菜去，菜还没有好，酒已经热了。
静儿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，替他斟酒，然而他总不敢抬起头来看静儿一眼，静儿也不敢仰起头来看他。
静儿也不言语，他也只默默的在那里喝酒。
两人呆呆的坐了一会，静儿的母亲从厨下叫静儿说：　　“菜做好了，你拿了去吧！
”　　静儿听了这话，却兀的仍是不动。
他不知不觉的偷看了一眼，静儿好像是在那里落泪的样子。
　　他胡乱的喝了几杯酒，吃了几盘菜，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来。
外边街上，人声嘈杂得很。
穿过了一条街，他就走到了一条清净的路上。
走了几步，走上一处朝西的长坡的时候，看着太阳已经打斜了。
远远的回转头来一看，植物园内的树林的梢头，都染成了一片绛黄的颜色。
他也不知是什么缘故，对了西边地平线上溶在太阳光里的远山，和远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残阳，都起了一种惜别的心情。
呆呆的看了一会，他就回转了身，背负了夕阳的残照，向东的走上长坡去了。
　　同在梦里一样，昏昏的走进了大学的正门之后，他忽听见有人叫他说：　　“Y君，你上哪里去！
年底你住在东京么？
”　　他仰起头来一看，原来是他的一个同学。
新剪的头发，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，手里拿了一只旅行的藤箧，他大约是预备回家去过年去的。
他对他同学一看，就作了笑容，慌慌忙忙的回答说：　　“是的，我什么地方都不去，你回家去过年么？
”　　“对了，我是回家去的。
”　　“你看见你情人的时候，请你替我问问安吧。
”　　“可以的，她恐怕也在那里想你咧。
”　　“别取笑了，愿你平安回去，再会再会。
”　　“再会再会，哈……”　　他的同学走开之后，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学园中，呆呆的立了许多时候，好像是疯了似的。
呆了一会，他又慢慢的向前走去，一边却在自言自语的说：　　“他们都回家去了。
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。
Oh！
Home！
Sweet home！
”　　他无头无脑的走到了家里，上了楼，在电灯底下坐了一会，他那昏乱的脑髓，把刚才在静儿家里听见过的话又重新想了出来：　　“不错不错，静儿的婚期，就在新年的正月里了。
”　　他想了一会，就站了起来，把几本旧书，捆作了一包，不慌不忙的把那一包旧书拿到了学校前边的一家旧书铺里。
办了一个天大的交涉，把几个大天才的思想，仅仅换了九元余钱，还有一本英文的诗文集，因为旧书铺的主人，还价还得太贱了，所以他仍旧留着，没有卖去。
　　得了九元余钱，他心里虽然在那里替那些著书的天才抱不平，然而一边却满足得很。
因为有了这九元余钱，他就可以谋一晚的醉饱，并且他的最大的目的，也能达得到了——就是用几元钱去买些礼物送给静儿的这一件事情。
　　从旧书铺走出来的时候，街上已经是黄昏的世界了，在一家卖给女子用的装饰品的店里，买了些丽绷（Ribbon）犀簪同两瓶紫罗兰的香水，他就一直跑回到了静儿的家里。
　　静儿不在家，她的母亲只一个人在那里烤火，见他又进来了，静儿的母亲好像有些嫌恶他的样子

，所以就问他说：　　“怎么你又来了？
”　　“静儿上哪里去了？
”　　“去洗澡去了。
”　　听了这话，他就走近她的身边去，把怀里藏着的那些丽绷香水拿了出来，并且对她说：　　“这一些儿微物，请你替我送给静儿，就算作了我送给她的嫁礼吧。
”　　静儿的母亲见了那些礼物，就满脸装起笑容来说：　　“多谢多谢，静儿回来的时候，我再叫她来道谢吧。
”　　他看看天色已经晚了，就叫静儿的母亲再去替他烫一瓶酒，做几盘菜来，他喝酒正喝到第二瓶的时候，静儿回来了。
静儿见他又坐在那里喝酒，不觉呆了一呆，就向他说：　　“啊，你又……”　　静儿到厨下去转了一转，同她的母亲说了几句话，就回到他这里来。
他以为她是来道谢的，然而关于刚才的礼物的话，她却一句也不说，呆呆的坐在他的面前，尽一杯一杯的只在那里替他斟酒。
到后来他拼命的叫她取酒的时候，静儿就红了两眼，对他说：　　“你不喝了吧，喝了这许多酒，难道还不够么？
”　　他听了这话，更加痛饮起来了。
他心里的悲哀的情调，正不知从哪里说起才好，他一边好像是对了静儿已经复了仇，一边好像也是在那里哀悼自家的样子。
　　在静儿的床上醉卧了许久，到了半夜后二点钟的时候，他才踉踉跄跄的跑出静儿的家。
街上岑寂得很，远近都洒满了银灰色的月光，四边并无半点动静，除了一声两声的幽幽的犬吠声之外，这广大的世界，好像是已经死绝了。
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，他又忽然遇着了一个卖酒食的夜店。
他摸摸身边看，袋里还有四五张五角钱的钞票剩在那里。
在夜店里他又重新饮了一个尽量。
他觉得大地高天，和四周的房屋，都在那里旋转的样子。
倒前冲后的走了两个钟头，他只见他的面前现出了一块大大的空地来。
月光的凉影，同各种物体的黑影，混作了一团，映到他的眼睛里来。
　　“此地大约已经是女子医学专门学校了吧。
”　　这样的想了一想，神志清了一清，他的脑里，又起了痉挛，他又不是现在的他了。
几天前的一场情景，又同电影似的，飞到了他的眼前。
　　天上飞满了灰色的寒云，北风紧得很，在落叶萧萧的树影里，他站在上野公园的精养轩的门口，在那里接客。
这一天是他们同乡开会欢迎W氏的日期，在人来人往之中，他忽然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，穿了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，不忙不迫的走来赴会。
他起初见她面的时候，不觉呆了一呆。
等那女子走近他身边的时候，他才同梦里醒转来的人一样，慌慌忙忙走上前去，对她说：　　“你把帽子外套脱下来交给我吧。
”　　两个钟头之后，欢迎会散了。
那时候差不多已经有五点钟的光景。
出口的地方，取帽子外套的人，挤得厉害。
他走下楼来的时候，见那女子还没穿外套，呆呆的立在门口，所以他就走上去同她说：　　“你的外套去取了没有？
”　　“还没有。
”　　“你把那铜牌交给我，我替你去取吧。
”　　“谢谢。
”　　在苍茫的夜色中，他见了她那一副细白的牙齿，觉得心里爽快得非常。
把她的外套帽子取来了之后，他就跑过后面去，替她把外套穿上了。

她回转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就急急的从门口走了出去。
他追上了一步，放大了眼睛看了一忽，她那细长的影子，就在黑暗的中间消失了。
　　想到这里，他觉得她那纤软的身体似乎刚在他面前擦过的样子。
　　“请你等一等吧！
”　　这样的叫了一声，上前冲了几步，他那又瘦又长的身体，就横倒在地上了。
　　月亮打斜了。
女子医学校前的空地上，又增了一个黑影，四边静寂得很。
银灰色的月光，洒满了那一块空地，把世界的物体都净化了。
　　下　　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，太阳依旧由东方升了起来，太阳的光线，射到牛込区役所前的揭示场的时候，有一个区役所的老仆，拿了一张告示，正在贴上揭示场的板去。
那一张告示说：　　行路病者：　　年龄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，身长五尺五寸，貌瘦，色枯黄，颧骨颇高，发长数寸，乱披额上，此外更无特征。
　　衣黑色哗叽旧洋服一袭。
衣袋中有Emest Dowson’s Poems and Prose一册，五角钞票一张，白绫手帕一方，女人物也，上有S.S.等略字。
身边的遗留有黑色软帽一顶，脚穿黄色浅皮鞋，左右各已破损了。
　　病为脑溢血。
本月二十六日午前九时，在牛込若松町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前之空地上发见，距死时约可四小时。
因不知死者姓名住址，故为代付火葬。
　　牛込区役所示　　一九二〇年作

编辑推荐

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郁达夫中短篇小说精选集！
感伤的浪漫，率真的反叛，成就现代文坛永不沉沦的经典之作！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